

釣魚城與南宋後期歷史

——中國釣魚城暨南宋後期歷史
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重慶出版社

JBIN 7-5366-1628-7

K·94 定价：9.00元

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

——中国钓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
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刘道平 主编

钓鱼城博物馆筹备处编

重庆出版社

1991·重庆

责任编辑 孙克非
郎嗣琦
封面设计 江大有
技术设计 寇小平
封面题字 周北溪

刘道平 主编

钓鱼城博物馆筹备处编

**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中国钓鱼城
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合川彩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插页7 字数398千
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 7-5366-1628-7/K·94

定价：9.00元

目 录

关系宋季政权存亡的钓鱼城与崖门塞战役

——纪念前者730周年、后者710周年……………傅宗文(1)

浅论冷兵器时期我国筑城防御体系的三次飞跃……………林 彬(17)

试论四川古代的两次大规模筑城……………钱世廉 黎小龙(30)

钓鱼城在宋蒙(元)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刘道平(44)

钓鱼城保卫战的特点与意义……………杨群章(57)

古代战争要塞防御的光辉典范

——钓鱼城防御浅析……………张廷荣(80)

钓鱼城之战浅析……………胡 晏(85)

评蒙宋巴蜀战争

——兼评蒙宋钓鱼城之战……………达林太(96)

谈蒙哥侵蜀及钓鱼城几件琐事……………戴蕃璠(110)

统一是历史的最高原则

——评钓鱼城降元……………管维良(118)

王立以合州城降西院众因考实……………杨国宜 萧建新(125)

意识形态中的钓鱼城

——对钓鱼城有关碑刻的初步研究……………王川平(139)

钓鱼城遗址考查释疑……………唐昌朴(146)

试论重庆在南宋抗蒙斗争中的战略地位……………黎邦正(159)

论置司重庆……………刘豫川(173)

《马可波罗游记》与宋蒙(元)关系史研究

……………胡昭曦 邹重华(188)

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	萧启庆(204)
金末宋末抗蒙(元)义军的比较·····	陈智超(232)
南宋四川抗蒙战争的几个问题·····	贾大泉 周原孙(248)
宋元战争中的云顶城·····	薛玉树(266)
从巴渝地区唐宋经济的发展考察南宋晚期抗击	

元蒙的经济基础·····	胡道修(274)
宋元时期蜀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条件·····	李世荣(293)
宋代隆州显望士大夫家族的盛衰·····	陈世松 赖涪林(309)
宋末元初上、下罗计长官司考·····	丁天锡(328)
孟珙与四川·····	黄宽重(331)
王坚籍贯之探讨·····	卢继东 林书运 骆立群(345)
彭大雅传略·····	徐南洲(355)
彭大雅事绩考辨·····	董其祥(363)
文天祥爱国思想探源·····	何忠礼(376)
论李心传的史学思想·····	来可泓(393)
论夏贵·····	段玉明(407)

从谢枋得的《诗传注疏》谈(南宋)灭亡前后的

政教思想·····	闵道安(425)
南宋经学对元、明、清三朝学术之影响与关系·····	戴蕃晋(429)
宋会要辑稿补序·····	王利器(446)
宋代玉牒考(摘要)·····	王瑞来(458)
广东人民为什么怀念宋帝昀·····	邹富明(481)

中国钓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开幕词·····	胡昭曦(485)
中国钓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致词·····	肖祖修(488)
中国宋史研究会的贺辞·····	(490)

四川省历史学会的贺信·····	(491)
四川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贺信·····	(492)
重庆市历史学会的贺信·····	(493)
重庆市园林管理局、重庆市园林管理学会的贺信·····	(494)
中国钓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闭幕词·····	陶维全(495)
中国钓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综述·····	刘道平(497)
中国钓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收专著及部分论文存目·····	(506)
后记·····	(508)

关系宋季政权存亡的 钓鱼城与崖门寨战役

——纪念前者730周年、后者710周年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①南宋季年的钓鱼城、崖门寨战役，也可以说是出现两次的伟大历史事变。不过，所不同的是：第一次是历史的喜剧，第二次则是历史的悲剧。钓鱼城之战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临安朝廷，使之能够苟延残喘20年；而崖门寨之战，“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②南宋行朝舰队一举被元军全歼。这个曾经绵延了320年的王朝，不得不宣布灭亡。

迥异的战略体系

钓鱼城战役发生于理宗开庆元年（1259）。但从时间年序的纵切面看，自嘉熙四年（1240）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修筑重庆城，同时命部将甘闰创筑钓鱼城，以便“图险保民”^③时起，它早就进入四川地方军事抗蒙斗争的城寨战略行列。淳祐二年（1242），余玠被委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入川。其时蒙军以汉中为基地，进筑利州城，“陆挽兴元，水漕嘉陵。”粮饷充裕，亟“规进取”。^④论地理条件，利州具有居高临下，虎视蜀川的特

殊优势，

“陆走剑而外，东西川在焉；水走阆、果而去，适夔峡焉；西则趣文、龙二州；东则会集、璧诸郡，而乌龙、桔柏又在其前。”^④

蒙古军队手中有粮草，脚下走水陆，战场局面日益恶化的形势，迫使余玠“议弃平土”^⑤，构筑水系山城攻防网络，以求实现捍蜀护夔卫吴的战略目标。

这一崭新的战略构架就是：以制置司驻地重庆城为中心，顺长江流域各水系，其西以远的岷江、沱江流域划为“外水”防区；其正面嘉陵江、涪江及渠江枝状水系合并为扇形流域划为“内水”防区。横亘于“外水”防区的部分以及“内水”防区的全部，即自川西平原东缘龙泉山以东，直抵达州、合州、叙州一线，为方山丘陵地带。呈水平分布的紫红色砂页岩地层被侵蚀切割，形成平顶山丘地形。因此，只要选择能够控扼交通、利于耕战、易守难攻的制高点，“凡地险势胜，尽起而筑之。”^⑥就可以以逸待劳，阻遏蒙军铁骑奔冲，分片、线、点切割蒙古军队的攻势，使之由强化弱，扭优转劣，宋军从而避锐击钝，战而胜之。

钓鱼城处重庆前方，当三江之会，在山城系列中得天独厚。“吴门捍蔽重夔渝，两地藩篱属钓鱼。”^⑦战略地位特别突出。川北蒙古军队如“水走阆、果而去”，必经钓鱼城，方能下渝、夔，因而它就成为嘉陵、涪、渠三江的战略枢纽。根据侵蜀蒙古军队常“顺流率劲兵，乘巨筏，浮革舟”^⑧的进军习惯，所以冉玘、冉璞向余玠提出韬略：“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⑨显然，坚城钓鱼山，就是铸造一座“蜀口”关锁，建置一方三江砥柱，

取得控扼三江扇形流域纵深的主动权，从而可以给远道奔袭的来犯之敌以毁灭性打击。

宝祐六年（1258），蒙古宪宗蒙哥亲统大军侵蜀。数月期间，川北州军及苦竹隘、鹅顶堡、大获山、运山、青居山、大良城诸山城守将相继投降。翌年仲春，蒙古兵临钓鱼城下，经过双方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攻守争夺战斗，钓鱼城巍然不动。入夏，酷热，蒙古军队瘟疫蔓延，蒙哥召集将领议进止。宿卫术速忽里说：

“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地削势弱，兵粮皆仰给东南，故死守以抗我师。蜀地岩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筑之城，依险为固，今顿兵坚城之下，未见其利。”^⑩

可见，剩下川蜀一隅地，只要宋军志壮城坚，蒙哥亲统的十数万大军就难越雷池一步。非但如此，继续胶着城下的蒙古铁骑，最后则是以帅亡将折——蒙哥、汪德臣战死的惨败而撤退。

所以，钓鱼城战役的胜利，归根结底，就是水系山城攻防战略体系的辉煌验证，又是以王坚、张珪为首的宋军将士能战善守的一曲冲霄凯歌。

崖门寨战役的战略与此恰恰相反。

宋恭宗德祐二年（1276），元军兵临南宋行都临安城下。文天祥等人早些时候已有转移朝廷于闽广的主张。危急之际，张世杰企图护送恭宗逃离，因元军预为防范，只将益王赵昀、广王赵昺安全转移^⑪。当年5月建立景炎行朝于福州。当权派陈宜中心胸狭窄，张世杰眼光短浅，新朝伊始，就搞内部磨擦，排斥文天祥和陆秀夫。不准文天祥开都督府于温州，后又逼其从南剑州移驻汀州，这就割断了行朝与浙东焦土抗元官民的联系，并将福州大后方的屏障撤掉。宋军初战邵武，获得大捷，群情振奋。行

朝非但未能掌握战机，发展形势，相反，“不为守国计，即沿海船，识者于是知其陋矣。至冬闻警，即浮海南去。天下事是以不可复为。”^⑩他们东施效颦，照抄高宗赵构航海避敌故伎。惧敌怯战，逃之夭夭。12月，行朝船队进入广南东路靖境。一路上遭遇一批批广东乡民的勤王军，捐资献粟，慷慨请战。其中以顺德人区仕衡的上书引人注目。行朝手中有正规军17万，内精锐淮兵一万，诸路民兵30万，战力依然雄厚，故区仕衡建请：

“丞相（指陈宜中）贾勇决战，先护六飞，据广（指广州）为行在；一军为前锋，四军为左右翼，两军为游兵；一军向浙，一军向闽，皆由海往；一军由瓊江（按即西江）向岭北，一军由湘漓备楚蜀。北兵虽强悍，远来野战，行无宿粮，驱无休息。绝海风涛，非大漠之熟途，粘天帆柁，非铁马之长技。咸食湿蒸，半多呕泄。春夏渐迫，不能耐暑。吾之水军鬻子，惯习鲸波，足以敌之海上。万一散而情归，诸港口哨舟，且守且战，彼久必溃，我得养锐，勤王之兵四集，事尚可为。惟丞相决策而已。”^⑪

疏文有见地，“决战”精神尤可嘉。疏请以广南为恢复基地，分兵北伐，扬长击短，争取胜利。否则也可“且守且战”苟延残喘。这在当时是可行的方略。况且文天祥正率部与元军鏖战于闽赣粤三角地区，如获行朝大力支持，可以鼓行而前；浙闽赣及荆湖不少州县，支持行朝的暴动如火如荼；遥远的东川，音讯难通，但名将张珏一柱擎天，死守钓鱼城，并建行宫，派人暗访行朝下落，准备接驾。张珏又遣将收复泸、涪二州，严令重庆战守，万州、咸淳府、梁山军、绍庆府也仍在撑持。一个残破的南宋原来版图，期盼一道睿智的韬略之光把它复原。历史带有神秘色彩，或许是行朝听从此一建请，重燃恢复的灰烬，当元军吕师夔

部撤离后，行朝船队便西驰，“图复广州。”^⑤不意为珠江畔元军所狙击，折回惠州甲子门。小挫即罢，旋派倪宙向元军请降^⑥。但元廷未予理会。而陈宜中等人则从航海避敌堕落为叛降。他们已经无所作为。所以，景炎二年（1277）一整年时光，行朝船队就只得徘徊于珠江口岛屿，恋栈广州。年中文天祥空坑大败后，撤入粤东。至此，行朝陆上立足点愈见缩小，游荡的船队实际成了浪迹萍踪。

景炎行朝的粮饷日趋窘困。孤悬海上的海南岛是当时尚未被元军铁骑践踏之地，也是行朝后期粮草供应地之一。祥兴元年（1278）春天，行朝移驻潯州，从雷州半岛南端杳磊浦运粮，于是与元军发生争夺粮道的雷州战役。行朝败走，北上移驻新会崖山岛。几个月之后，文天祥被俘于粤东，陆上牵掣元军的行朝武装力量被消灭。二广濒海州县若干尚为行朝守土的居民点已微不足道。没有后方，崖山孤悬，最后的崩溃已指日可待。

避敌，降敌，玩敌，这就是南宋行朝灭亡的三部曲，这就是不成其为战略体系的“战略”。

概括地说，钓鱼城战役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它有一个合乎实际的当年比较先进的战略体系，具有水系山城，耕战结合，城自为战，步能制骑诸特点；在时空关系上，便是以时间（分散各点，拖住敌人）削弱骑兵奔冲的空间，掌握主动权，打击以致消灭敌人。崖门寨战役之所以必败，是由于它的领导者制定了一个错误百出的战略体系，包含有航海避敌，抛弃后方，龟缩崖门，瓮中待毙诸缺点；在时空关系上，便是以空间（大海茫茫，迷住敌人）换取苟且偷生的时间，终归自我被动，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

喜剧，悲剧及其余响

战略只是战争胜败的舞台，戏剧效果尚须由演员扮演，或威

武雄壮，或怵目惊心，以构建喜剧或悲剧的感情格局。

钓鱼城战役是一出历史喜剧。

战事从开庆元年（1259）春二月打响，蒙古军队围城强攻，遇到王坚、张珏指挥下的钓鱼城军民的顽强抵抗。所以，城下麀兵延宕三个月即渐及五月暑天。这时候，来自漠北和华北的蒙古军队将士，遇到川东高温这个自然力大敌，在损兵折将、士气日减的状况下，增加了瘟疫折磨的新困难。“岁值大旱，自春至秋，半年无雨。”⑦温升迅速。蒙古军队速战速决的战略布署已被粉碎。师老士怨，战力日下。军事态势愈来愈有利于钓鱼城守军。壕堑依然如故，但强弱已悄然易位。“夏秋之交，军士多疾疫，方议班师。”⑧由于部分将领坚持围攻，蒙古军队遂建桥楼瞭望城内秘密，以探虚实。一支充满战斗乐观主义的攻心插曲于是奏响：

“珏命城中取鱼二尾重三十斤者，蒸面饼百数，俟缚橈者至其竿木，方欲举首，发炮击之，果将上橈人远掷身殒百步之外，即遗鲜活之鱼及饼以赠，谕以书曰：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⑨

宪宗蒙哥也同时重伤，蒙古军队被迫撤走。不日，蒙哥即中道身亡。蒙古统治集团随之发生内讧，无暇南顾，南宋朝廷借此偶然机会又苟延残喘20年。

崖门寨战役则只能是一出历史的悲剧。

崖山岛在新会县南80里潮居里。崖山西对汤瓶嘴山，两山夹峙，水面阔仅500多公尺，因称崖门。门内有长港，便于碇泊，崖山顶上绍兴年中建有山寨。张世杰以为船队碇泊崖门长港，怒潮激浪封门，便于守御。于是在崖山之麓建行宫、草市，港内一字形摆碇船舰，扎成水寨。当时将士约数万⑩，粮饷所需由新会县豪族伍隆起、陈元辅、陈英辅、廖汝楫等人提供，“浑然未尝

乏绝。”^②行朝为加强同地方势力的结合，特授命护驾南来的原驻福州西外宗正司的闽中郡王赵若和娶伍隆起次女伍玉蕊为妻，以实现政治联姻。军事，政治，财政，似乎都有好转。显然，这只是一种缓和的假象。

祥兴元年（1278）六月，与行朝入驻崖山同时，元世祖忽必烈批准江东宣慰使张弘范大军南征，扫灭行朝的军事作战方案，南征军二万旋即自扬州水陆兼程出发。当时荆湖虽有“在在为群”^③响应崖山行朝的武装暴动，迅即被元军歼灭；海南岛宋安抚使赵与珞的部队，入冬也归于失败。这年春天，川东坚持抗战的数处府城，先后被元军攻占，张珏被俘。次年正月，合州安抚王立投降。行朝的立足点就只剩下崖山岛。而冲向崖山岛的元军月中便在岛的南北登陆会师。

战力对比，行朝有将士数万人，船舰千余艘，大船居多；元军张弘范部有大小船500只，其中200只迷航未能如期抵达，李恒部有船120只，将士可能比宋军少。当时文天祥被元军押往崖山，亲见：“北人乍登舟，呕晕，执弓矢不支持，又水道生疏，舟工进退失据，使虏初至，行朝乘其未集击之，蔑不胜矣。”^④可惜这种历史的幸运并未降临给行朝。

张世杰的军事低能，葬丧了一切。他非但未能如文天祥所断言的那样，趁元军初来乍到，脚根未稳之际，捕捉战机，大举奋击，争取胜利。而且在宋军出动船只交锋，数获小捷时，元军船中悉数都是闽浙水手，内心向宋，暗自动摇，则一旦扩大水战规模，文天祥又断言：“闽浙水手在北舟（指元军）中必为变，则有尽歼之理。”^⑤又非但如此，当元军船舰进入崖门，针对行朝一字形水寨，摆开拦腰切断攻势的长蛇阵时，张世杰熟视无睹，仍不松绑，于是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矣。”^⑥恰恰相反，若能松绑，它便可以对元军船舰进行反包围，封锁崖门，全歼敌。

元军经过二十余日休整，熟悉地形，并以断绝行朝樵汲道路，使之煎干饮咸，呕病相继后，遂于宋祥兴二年（1279）二月六日发动总攻。李恒率部趁早潮行朝水寨向北漂移时向南进攻。张弘范则趁退潮行朝水寨向南漂移时向北进攻：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厓海，今朝只有北船在。”^④

“炮轰如雷，矢下如雨，龙骇鱼惊，蛟奔鲸遁，不四三时，彼军（指宋军）大败。其宋主昀及扈从文武官属，舟师器械，俱没于水。”^⑤

战斗异常剧烈，胜负迅速澄清，向晚时分，即以元军获得全胜，宋军惨败告终。

如同其它封建王朝，南宋行朝的最高代表一样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维护王朝不绝如缕命脉的使命落在张世杰肩上。

张世杰虽是军事的低能儿，但却是一个刚烈丈夫。战前，张弘范派张世杰外甥儿番劝降，概被峻拒。战危时，他先派人迎接赵昀，拟护卫出奔，遭陆秀夫拒绝；又派人迎接杨太后，杨太后闻赵昀溺海随之同归。最后，张世杰遵太后遗命，以16船护送闽中郡王赵若和，突开南壁，趁雨雾弥漫，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船到浅湾（今香港荃湾），忽遇陈宜中船（景炎二年十二月后，陈宜中失踪，据传逃去占城），即举行海上秘密会议。详情已不可知。据赵若和的晚年回忆，会议再次决定：潜回福州，试图“匡复”。

赵若和（1267—1332）系赵廷美十世孙，西外宗正司宗子。景炎行朝撤离福州时，随宗子护驾，辗转至崖山。或即护驾有功，受封闽中郡王^⑥。祥兴元年（1278）奉命娶新会县斗洞豪族伍隆起次女伍玉蕊。崖山分手时，伍玉蕊深明大义，鼓励丈夫立

志抗元，力图恢复，慷慨陈词，极为动人。浅湾会议后，东驶至潮州湾面时，遭遇风暴，陈宜中、张世杰船西去，赵若和继续向东，驶抵福建龙溪县浯屿海面时，杠槳损毁，他同护卫的侍臣黄材、许达甫等四船人马，被迫在人地生疏的漳浦县浦东（今龙海县港尾乡）海岸登陆。韬光敛迹，筚路蓝缕。迨至元二十二年（1285），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广王起事，元廷悬金捕捉赵王。赵若和惧罪，改姓黄，更加深居简出。年老时每忆及这段往事，伤心至极，“茕茕独立，形影相吊，数临月夜，含泣焚香。”^②表达了一个壮志未酬遗臣的悲愤胸臆。

随张世杰冲杀而出的尚有陈植^③。陈植，字梦立，以字行，福建漳浦人。淳祐进士。娶宗室安定郡王赵伯泽女。提督岭南海路兵马。景炎行朝南撤，陈植输饷护驾，提领船舰事务。崖门出奔后，回碇梅岭（今福建）诏安县海港，当时属漳浦县），“收亡命，驰檄诸蛮，图立宋后。”准备再起。但尚未成功，即遭元廷追捕，逃入山间隐居，赍志以歿。

冲出崖门寨重围的尚有苏刘义父子。

苏刘义系行朝猛将，一直任殿帅。冲出崖门，间关辗转入南海县都宁山（在今顺德县东），寻觅一名宋宗室子弟，改名旦，并集结乡民千余人，建置寨垣，志在大举。逾月而旦卒，大计遂告吹。

这几支行朝播下火种的复仇火焰熄灭了，使得崖门寨悲剧的色彩更加浓重。它们的失败，带有时代的特点：郡王郡马，维贵维尊，才不称职，德不亲民。当时漳州汉畲联合在陈吊眼指挥下继续进行大面积持久性的抗元战争，聚众十余万，结寨五十余坐。漳浦县当时正是战场中心。景炎二年（1277）秋，张世杰联合这支武装，北征泉州蒲寿庚九十日，赵若和、陈植应该记忆犹新？！直至至元十八年（1281）年终，这支武装方被元军镇压下去，二者近在咫尺，打着“匡复”旗号的郡王、郡马，不肯移履

携手并肩作战。广南东路濒海一带，崖门寨战后不久，便陆续爆发南海县欧南喜，新会县黎德、林桂方、赵良钤，增城县蔡大老、钟大老、唐大老建国号、改纪年，聚众攻城略地，岭海骚动的抗元战争，老将苏刘义也并未跃马挥戈战犹酣！

万人同谱《正气歌》

崖门寨战役惨败，出现了世界亡国史上最为悲壮的场面：承宣使翟国秀等百余人解甲就降，张世杰等小部分人冲出重围，其余除伤亡者外，纷纷投海殉国，其中有祥兴皇帝赵昺、端明殿学士陆秀夫、枢密使高桂、权礼部尚书徐宗仁、吏部侍郎赵樵、兵部侍郎茅湘、礼部侍郎邓光荐（被元军捞起未死）、翰林学士刘鼎孙，起居舍人徐兴国、朝散郎贾纯孝、进义校尉朱张恂等朝官、眷属及大批将士。翌日，“浮水之尸十余万。”^①一说“死溺者数万人。”^②较保守的估计：“后宫及百吏士从死者以万数。”^③显而易见，投降派极少，殉国者绝多，构成了崖门寨亡国时的特殊现象。非但如此，众多的殉国无名英雄，站在人生理想主义高度上，追求杀身成仁，创造不屈斗士形象而乐于赴义，竟成为行朝覆灭史的铿锵挽歌乐章，更值得后人掬其底蕴，探其奥秘。

殉国者徐兴国，兴化军莆田县人，崖门寨战前，托人带书信透过元兵包围圈，与在家乡的三男诀别。信中说：“先人沾世恩，笃忠节，护驾南渡，捐躯者六世诸祖监丞也。吾而今无忝监丞后，得与诸陈氏（按指抗元死难的莆田陈文龙、陈瓚）齐名足矣，可事胡人求活乎？”附诗一首：

我为赵皇怀本支，敢于骸骨怨沉移。
自经沟渫非为谅，效死封疆正此时。